

【手记】 闲看图书印数

■ 李伟明

整理书架,顺手翻看各类图书,忽然对版权页的印数产生兴趣,不禁作了些比较。

我的藏书当中,有一部分是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出版的旧书。随便抽取几本,看看它们的印数:1989年5月出版的《古代学者百人传》(梅季著,广州文化出版社)印数为4500册,《唐诗百讲》(羊春秋著,广州文化出版社)印数7080册,《大书纪要百年历》(农村读物出版社)印数26000册,10年以后出版的《于谦大传》(长春出版社),7180册。这些都是文化类的普通读物,它们的印数,放在那时来说,并不算大,但在今天来看,却也算可观——这话放在后面再补充。

再看学术类出版物。吴小如的《古典诗学述略》,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1月第1版,1985年5月第2次印刷,印数累计29500册;赵园的《艰难的选择》,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9月第1版,1987年9月第3次印刷,印数累计61100册。稍后的《学术论写作》(高瑞卿著),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7月出版,印数为4020册。学术著作的印数能够上万(而且还加印了),在今天来说是让人相当羡慕的事;特别是能依托市场发行(这几本书都是我书店买的),就更让人“心向往之”了,即使是4020册的《学术论写作》,印数也算不错了。要知道,今天我们出版学术著作,更多的是看到这样的情景:教授、博士们拿着有关方面提供的学术经费联系出版(也有自费出版的),印上一两千册,要么利用职务之便向学生推销,要么拿去送人也送不出多少。这事当然怨不得教授、博士们,也许只能怪这些年来书籍(大而广之是“文化”)在物欲面前没能保持它曾经的威信。我倒是相信,某些自费出版的学术著作,其自身价值并不因“自费”而贬低;换言之,只要有价值,就算只印三五册也是值得尊重的。

还是那个时代,文学类图书的印数往往要高些,一次印几万册也不稀奇。这里说下高玉宝所著的《高玉宝》,其印数太一般了。我手上这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9月第1版、1983年8月第3版第3次印刷,总印数为1235500册。在今天看来,它的印数简直是个天文数字。从文学的角度来看,这本书只能说是时代的产物(很特殊)。出版行业市场化之后,这种情况就很少见了。很多红极一时的书,过了那个时段,便鲜有人问津,这也是“自然规律”。

最近这几年出版的新书印数如何?真是遗憾,我所收藏的那些市场化运作的书,居然绝大多数没有标明印数。这种情况,在以前是极少见的(当然也有例外,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的《鲁迅书信集》,就没有标明印数),现在却成了“大势所趋”。为什么现在的出版商越来越不愿意告诉读者图书的印数是多少?是商业机密还是别的原因?只有出版商才知道了。对一些读者来说,或许并不关心这个,但我认为,有个印数,还是更好些,至少可以让人了解一下它的发行情况。读者掏腰包购书,希望拥有这点可怜的“知情权”并不为过吧?

虽然现在的图书不说印数,不过我们还是能大致猜测它们的发行情况。毫无疑问,比起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现在的图书平均印数要少得多。据说,如今的图书,发行5000册就算不错的,能上万则是“畅销”了。更多的自费出版物,往往只印一两千册甚至更少。我想,现在有些图书不标明印数,或许和其印数不多有关吧?于是,我们也看到了另一种情况:有的图书虽然标明了印数,但这个数字并不真实,明明只印了1000册,却标成2000册甚至更多。其实,这种数字造假有何必要?记得很多年前曾经看到一本书(好像是学术类的),印数很少,只有300册,当时我就想,人家不怕读者小看,多诚实!或许若干年后,它还会成为珍品呢。

出版行业市场化了,图书品种丰富了,单本平均印数大幅度下滑了,这是好事还是坏事?我认为,是好事。至少说明,公民的版权得到了泛化,阅读权越来越自由。品种多了,人们自由选择的空间大了,再也不会出现全国人民一年只有几本书可以选的状况了,如此,单本印数少些又何妨?在品种和单本印数之间,我宁愿选择品种的多样化。文化多元了,我们的文化才是真正发展了。

那天,在某旅游局调研处的老朋友以及专家一行在南山调研时,执意要到著名的旅游胜地海南第一山——东山岭去探秘,意欲撩拨其那神秘的面纱。于是,他们硬是邀我一同前行。

东山岭,坐落于海南省万宁市之东2公里处。相传在远古,该岭是南海中的一座仙山,位于马鞍山之东故而得名,又称小瀛洲。斯山三峰争奇,直逼苍穹,天设笔架,又称笔架山。海拔184.2米。东濒乌场港,西依万城镇,南临南海,北是港北海。海榆东线国道,环岛高速公路,铁路穿境而过。区位优势,交通便捷。它揽千秋之紫气,聚天地之灵光。高深莫测,蕴育着历史之根,文化之魂。

我们沿着云海丹梯,拾级而上。一路上,绿树成荫,清风送爽,翠鸟争鸣。我们踏上了半山腰时,举目环顾,但见燕舞云涌;侧耳静听,犹闻莺歌蝉鸣。怪石嶙峋,奇峰突兀,千姿百态,神形兼备;且云雾缭绕,草木葱茏,流水如歌;千年古道,曲径通幽,摩崖壁立,书法精宝,锦画斑斓;且云浮八景,妙趣玄机。可谓一景一景,一景一景,虚实相生,蕴含天地。灵可;神奇神秘神前而神乎其神;奇石奇景奇观且奇之又奇。那行云、流气、空灵空濛,如梦如幻。仿佛使人置身于云海里游,又像是在天庭上走一走。

在东山岭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沈春强的陪同下,我们从“东山耸翠”向西北回望,忽见一巨石直逼云天,传说它是仙人丢下的“玉笏”,他那“削玉俨然铁面刀,风吹雨打不弯腰”的凛然正气直冲霄汉。令古今文人骚客赞叹不绝。这就是东山八景之一的“正笏凌霄”。绕过右边,有一个弥勒官。外形是一尊约

【文艺随笔】

事业与写诗 ——读《湖海诗词集》有感

■ 王高海

一天下午,开了一整天会的我回到办公室发现桌子上放着一个大信封,打开一看,是一本蔡长松同志亲自署名的《湖海诗词集》。我顾不上疲累,一口气把它从头到尾读完,很晚才离开办公室。

蔡长松同志,是海南省委组织部的第二任部长,当时我是组织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在组织部工作期间,从来没有见他写诗,也没有见他发表过诗。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位沉稳干练而又很有谋略的领导。他做人也低调,并要求组织部的干部“甘当人梯”,“夹着尾巴做人”。1996年1月担任省委副书记,2月兼任海口市委书记。我记得,在他离开组织部的欢送会上我朗诵一首自由短诗:“历历五年头,日日政绩优。为国为琼勇挑改革难,唯公唯是方显英雄心。自省自律长者之风范,筹划协调领导之楷模。借送师长上鹏程,再铸辉煌励后人。”这首短诗,是我对他在组织部工作期间的“总结”。时隔15年后,捧到老部长的大作,自然是爱不释手。

《湖海诗词集》收集了作者先后自1958—2009年创作的220多首诗词。他在《自序》中写道:“我是一个业余诗词爱好者,没有受过专门训练,更没有进行过比较系统的研究,仅仅凭一种兴趣和爱好,灵感一发,即兴而就,在课本、书籍、笔记、报刊上随手记下,至今已逾五十个春秋。从繁忙的地方领导岗位退下后,开始搜集整理,现已找到二百多首,林林总总,叠成一本,几经修改,定名《湖海诗词集》……这本诗词集,描述了

人和事,抒发了志和情,反映了喜和忧,表达了爱和憎,从一个侧面记录和揭示了作者的大部人生……从读写诗词的过程中,灵活头脑,净化心灵,丰富生活,检视和享受美好的人生。”这段话里表达了三个意思:一是自述了创作的经过,二是概述了书中的内容,三是阐述了读写诗词的好处。

诗,不是作者的事业,但记录着作者的事业。第一首《趣事吟》是作者14岁时的作品,记录着少年玩耍的乐趣与刻苦求学的情景。“三更书在手,日出尽灯油”,生动地描绘少年为立志成才干事业而勤奋学习的真实故事。《高考》《接榜》《春插夜归》《救火》记录着作者赴任海南省委常委组织部长的经历,“选拔精英为国事,胸怀博大似汪洋”,生动记录着作者当时的工作性质与心境。

诗,不是作者的事业,但通过诗词看到作者怀有一颗忧国忧民敢于担当的事业心。“浪沫随风顺,鱼虾顺水流。横江墩柱正,昼夜砥中流。”借《桥墩》一诗,既赞桥墩“日夜砥中流”,寄托了作者敢于担当的责任感。“乱舞飞廉翅,扰动半边天。连根大树轻拔……谨慎识风信,洞察秒分间。天行恶,地恐怖,我驱前……”(《水调歌头·台风》)生动描绘了台风的狂暴与作者指挥若定及奔赴一线组织抗风救灾的情景。“落叶风寒已入秋,搀扶毫耄上层楼。涕零不住

很幽幽。倒海难抒欺压怨,镜明当鉴庶黎愁。不张纲纪不甘休。”(《浣溪沙·接访》)作者用记叙的手法描述了接访的过程,并表达了自己“不张纲纪不甘休”的为民请命的雄心壮志。

诗,不是作者的事业,但事业给作者的创作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是湖南、海南两省和中纪委中组部巡视组的工作与外出考察的经历,不断拓宽了作者观察问题思考问题的视野,进一步丰富了作者创作的题材。丰富的工作经历和宽阔的观察视野,这是区别于其他作者的创作优势。作品反映的题材很广阔,从内容来说,有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历史的、自然的……不仅有国内的,还有世界各国的。国际题材的有:《飞越亚欧》、《荷兰趣事》、《新加坡风韵》、《布鲁塞尔童像》、《拉斯维加斯》、《悉尼歌剧院》、《新西兰火山》、《威尼斯水城》、《柏林奇观》、《非洲沙漠冲浪》、《莫斯科》等等,如《飞行有感》“祥云铺脚下,日月绕身边。顷刻飞千里,轻身越万川。非因地壳转,更赏月儿圆。恩怨何其小,尘浮宇宙间”写得特别有深意。先描述飞机上的直观感受,然后用“恩怨何其小,尘浮宇宙间”升华了主题,人世间的恩恩怨怨对整个宇宙空间来说,实在是太小了!这种境界,不是谁都能感受到、觉悟到的,这就是作者的过人之处。无论选择哪种题材,作者都经过认真的筛选,采用了独特的观察视角和自己所熟练的表现手法,创作成一首首优美的诗词奉献给读者。

【乡村纪事】

故乡 荷塘

■ 李际峰

我离开故乡三十余年了。我生命中黄金般的童年岁月是在荷花摇曳的时光中度过的。故乡有一方不足两亩的荷塘,但是,它可以与“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美丽阔相媲美。

记忆里的童年,村前有一方美丽的荷塘。荷塘一隅有一棵三人合抱不过的古榕树,树荫几近一个篮球场大小,周遭有成排成排的椰林。

无风的早晨,四面八方的鸟儿竞相相在榕树上打闹。据大人说,大凡在南方生长的飞鸟,都在古榕树上落脚,鸟儿是为古榕来的,更是为独一无二无二的荷塘而来的。理由很简单:浓郁如盖的古榕在南方并不少见,而如此美丽的荷塘却不多见。孩子们喜欢与鸟儿和平共处,但是,有一种名叫翠鸟的飞禽,孩子们大多都不喜欢它。翠鸟身上多半羽毛翠绿,小脑袋上有蓝黑相间的羽毛,样子很好看,但是一旦看到游鱼出水,冷不丁一个猛扎子,箭一般冲入水中,掀起一条挣扎着的小鱼,扑棱棱飞入古榕深处。

荷塘不仅是一幅百看不厌的画,更是一道回味无穷的诗。听老人说,荷塘历数百年,它看风看雨,看世事更迭;看穷人潦倒,看富人发迹,却始终不被世态扶持。荷,不管世态如何清浊,依旧矜持地守住心性。故乡荷塘是正人君子的一面镜子。

多少年来,故乡农人把千年不变的耕作童话,留给懵懂的孩童。压在内心深处的痛楚?只要打在荷塘上走过,都会得到无形的消解。

有件事却让我伤心了好一阵子。那一年仲秋,许多农人下塘采藕,把圆滚似孩子小腿般大小的鲜藕采挖出来下菜。这样的行为无异是在小孩的心灵上划过一刀。在我的眼里,孩童的无知和顽劣,偶有对荷花的伤害犹可以原谅,桑麻半生的农人怎么能够对如画的荷塘横加奚落的蹂躏?后来才知道,荷如同所有的有生命的物种一样,都有新陈代谢的生命运动过程,适度采挖莲藕,松动淤泥,来年荷花还会开得更加美丽呢!莲藕有高超的生存本领,一节断藕,只要还有丁点儿根须,它都会顽强地根植在淤泥之中,让它们的后代得到延续。

我的童年,故乡很贫穷,听大人说,不走出故乡,走过两亩的荷塘,休想过上好日子。不知大人的话是真是假,贫与富都与孩子们无关,我真的不愿走出梦牵魂绕的荷塘,情愿长久地守护这份割舍不去的荷塘情缘。后来,我终于明白,莫说生性率真的孩子对故乡荷塘怀有这份挚爱,就连背负苦难的农父也不外乎,他们骨子都对故乡的荷塘存有一份难以割舍的感情。大人们对我们走过两亩的荷塘,只不过劝我们求学向上罢了。

终于有一天,我拗不过母亲的意志,为求学离开了故乡,离开了梦里的荷花。多年的校园生活,我孤独徜徉在发黄的古籍里,吟诵唐诗宋词,玩味六朝骈赋,发思古之幽情,寄寓理想抱负。随着时光的流逝,一塘清水,静静荷花,悠悠游鱼,它渐渐在我的情感影域里淡去,我再也不听到风梳椰叶的沙韵响,再也看不到荷花出水临风的曼妙舞姿。我的故乡,故乡的荷花都已经上升到文化层次。它是柳宗元笔下的“若为化作千万亿,散上峰头望故乡。”咀嚼的是杨万里的“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虽然我居住的城市离故乡不太遥远,但是,它在我的情感视野里已经是咫尺天涯了。逢年过节携妻儿回乡,当然也少不了同友父攀谈,扯了一些连自己也觉得可笑的话题,比如故乡小溪何时涨水?村后的山坡上还有没有人牧羊呢?……当然,我从农父不自然的表情里,也应该读懂,我们彼此之间的调侃,已经是理智多过感情了。

不知什么时候,村前的荷塘已被填成一片平地,一条宽近四米的水泥板公路从荷塘上压过,公路两旁栽上了好看的三角梅。

如今,我一个人站在空旷的村口,努力去追寻记忆里的荷塘,听见内心深处那风那雨卷打残荷发出的沙沙韵响,偶尔心情也变古怪起来,明知世事沧桑皆由不得人来左右,却总要固执地让这份怀旧的愁绪来折磨自己。

当年,农人牵黄牛的土路上,飞驰的是崭新的小轿车,质朴的农父身影已被入时的西装革履、华裙艳服所取代;人们为生活忙碌,为生存拼搏,为功利奔走,却也无可厚非。现代农父的价值法则已同纯粹的农事没了关联。当一场春风的快乐农人骑着崭新的本田,从村口的荷塘上驰过,身后甩下一串格格笑声的时候,我的内心深处不知是乐抑或是甜。

说真的,我打心里为故乡的变化庆幸,为新一代农人的清醒庆幸。我想,已经化作血肉筋脉的塘荷,也应该以另一种美,浪漫在故乡农人的记忆里。



椰韵 (版画) 林开慧 作

【浮世逸草】

城市本是一棵树

■ 刘晓林

一根硕壮的树干,枝桠林立,繁密苍翠的叶子中间,一串串果子,在树的核心意义里吊挂。阳光如清水,一遍一遍冲洗着它们……这是在我幻觉里出现的树,而它的实质,是城市。之所以要把城市视为一棵树,是因为记忆里的情节在串连中被吻合,忆之愈深,合之愈切。

二十年前,高考落榜堵塞了我走进城市的道路。我只是一阵的悲伤与疼痛,而我的母亲却像是溺水的人,心慌意乱中,紧紧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在城市里做官的一个亲戚。父亲挑了麦口上磨出的第一

担面粉,步入城市。亲戚明白父亲进城的目的后,爽快也承担了下來。我走进了城市,背着母亲晶莹剔透的希冀。然后,从一名搬运工做成一名修理工,又从修理工做成一名治安联防队员,花了数万粒稻谷的钱买下一个城市户口,却依然不能做成真正意义上的城里人时,我穿着军装走进了军营。几年后,我在天涯海角的一个城市拥有了自己的家庭,数次邀父母亲进城,父亲却说:城市憋屈,连个说话的人都找不到!我无言以对,城市本是一棵树,不属于父母亲,即使树的根本允许他们随意采摘那些挂在枝头的果子解渴充饥,父母亲也是够不

着的,不够高的父母亲并没有就此罢休,用佝偻的脊背托起我,终于走近了树,采摘到了几乎诱惑了他们一生的果子。父母亲依然没有吃到果子,不是他们嫌果子的味道不好,而是舍不得,或者果子已经令他们无从下口。

不久前偶遇一个多年不见的老同学,问起现状,已是我居住的这座城市里,一家名气不小的粮油贸易公司的老总。瞠目结舌中,想起过去。那个时候,同学只是成千上万的农民工中的一员。在南方一个城市,他从一名专门搬运粮食的搬运工起步,积攒些资本后,就“换挡”——

开了一间经营粮油的门市部,后来“加速”——来到我栖身的这个城市,办起了一家公司。同学说他买了两套别墅,在地盘贵如金的区域,还把一家三口的小伙全办进了城市,同学说得一脸坦然,我却听得一脸肃敬。问起生意上的打算,同学说准备回老家的乡下,办一个现代化的粮油加工厂,然后带着妻子回到乡下,找一找老家的舒坦。城里的公司,交给年轻的儿子料理,城市本是一棵树,施加肥料就是果,果子已经越来越多,属于所有人的。树是风景,像花草一样成长的乡村,也是风景。

没有吃到果子的我的父母亲不会后悔,还有那个把果核带回乡下栽种的我的同学不会失败。城市本是一棵树,树上有果子,必然是要诱惑眼睛的。看清了树,也就看清了自己,也就能一眼看清,很多朦胧的东西。城市里有生活,生活里有城市。想起很小的时候,就学过一道数学公式,叫等量代换,套在这里,城市和生活似乎是可以代换的。

【岁月山河】

重游东山岭

■ 吴诗奋

15米高的弥勒大佛,大佛腹中藏有一个天然石洞,洞内神话雕塑众多,有观音献慈悲,土地显神灵,还有猴王迎宾宴,八戒舞翩跹等。顺着弥勒官往北山而下,那是东山八景之一的“蓬莱香窟”。“香窟”有十多个大小景点,石洞之间,苍松翠竹覆盖,古榕树盘根错节,木棉迎春吐艳,煞是一幅亚热带风光的神韵,令人赏心悦目。再流连那鸳鸯池,那是岭上的天然浴盆。盛满“海南第一泉”,湖面平静如镜,泉水清澈见底,滋润着这里的灵芝,琪花和瑶草。

山中有洞,洞中有天。步出一洞天,前面是两块“雄峙南天”的巨壁摩崖,右边一块镌刻着“海南第一山”,左边一块镌刻着“南天斗宿”。大有“撑起炎黄半壁天”的磅礴气势,令人遐想。

话说间,我们来到了闻名遐迩的“华封仙榻”,这是古万州八景之首。也称华封仙岩、华封寺。只见一个凹形巨石倒卧如巨壁,一巨石为顶,那是天开的古洞。洞顶上巨石参差危耸,壮观奇特,真乃天造地设。在西南风的吹拂下,那石欲坠而下,欲塌而不塌,令人惊悚目眩。据载,唐代僧人雷禹海曾在此辟寺修道。从历代以来,香火鼎盛,引发无数官宦、骚

客慕名而来,并在洞壁上留下琳琅满目的诗词石镜。且诗词经纶洋溢,字划俊逸清新,是一幅集历代诗词书法大成的艺术品。绕过华封仙岩的石胡同,上面是“海外桃源”的“会心”处。让人心驰神往的是,会心处居然摆设了石桌、石凳。据说那是神仙的会址和四君子棋琴书画的地方。飘过渡仙桥,上有几块巨石组成的“丹灶”,说“丹灶”,这里还真有一箩故事。相传,由“蓬莱香窟”的圣水,滋润着东山岭,便在岭上长年盛产珍贵药材的灵芝、琪花、瑶草。这些草药炼成丹,人服上一粒可活三千岁,一周连服三粒可活到九千岁。一天,太上老君的旗下仙童,骑着仙鹤而至,下榻于华封岩,考察是实。便在这垒灶,采摘灵芝,草将炼丹。古有诗云:“景人华封一洞天,乾坤毓秀不知年,闲去此日嬉游处,丹灶尚存会众仙”。至今,丹灶旁仍保留有仙翁的足迹。

东山岭上的“三十六洞”,可谓三界融合,引动万灵。那时,东山岭下田坡园村有个姓蔡的富豪人家。其中有一公子,风流倜傥,潇洒俊逸。却不幸患上麻风病,当时,按习俗,患者必须活埋。为了摆脱那无人道的行为,一天,蔡公子在族人追拿活埋的喊叫声中索性

逃上东山岭钻进了“三十六洞”。他沿着弯曲逶迤的洞穴,历经了不知多少的艰辛和磨难,居然到了“三十六洞”的底层。他发现洞中有很多木耳、苔鲜等藻类食物,还有一个汪汪的清泉。在饥寒、疾病的交加和困惑中,他以洞中的藻类为食,饮喝洞中的清泉,还在泉中洗澡。过了一月半载,奇迹发生了。这个蔡公子不但安然无恙而且身上的麻风病也痊愈了。

告别了“三十六洞”,我们来到了金碧辉煌的潮音寺。只见那寺的建筑结构,具有我国传统的民族风格,气势雄伟壮观而古朴典雅。寺前门的龙柱上分别镌着“潮自空中起,音从海外来”的大字赫然在目。在寺的前大厅供奉着泰国华侨杨伟元铸赠的金身弥勒佛。大雄宝殿上法相庄严而神威,释迦牟尼、南海观音、地藏菩萨等金身佛像活灵活现,两侧十八罗汉栩栩如生,宗教文化,浩瀚渊数。这里,一年四季香烟缭绕,晨钟暮鼓,吸引着五洲四海的善男信女,纷至沓来。这里,风走过留下风情,雨走过留下雨意,游者走过留下灵感,禅者走过留下偈语,夜夜降临的月光,把那寺的墙壁刷成金光遍照的一部分。

在潮音寺的西南位前,屹立着一尊李纲的塑像。“雄塑浩气擎天立,南荒众生慰忠魂”。李纲,是宋代宰相,除奸御敌的主战派。被奸臣所诬陷,当年被贬谪万安军。途中三天受敌,来琼住海口的华远旅馆,仅十一天,尚未到达万州。可是他那“但得众生皆得饱,不辞羸病卧夕阳”的“病牛精神”深受人崇敬。故万州人民立此塑像纪念之。

辞别了李纲塑像,我们登上海峰亭。极目远眺,那浩瀚的南中国海,惊涛拍岸,百舸争流,风光旖旎的美好河山。俯瞰万州大地,那沃野千里,万顷田畴尽收眼底。盛产燕窝的大洲岛,酷似一颗明珠。那“千帆竞发数丝网,万船回航鱼满仓”的景致仿佛浮现在眼前。岭下的港北海碧涛万顷,轻舟横渡,渔歌对答,美不胜收。